

莎士比亚《奥赛罗》悲剧的伦理原因

Ethical Causes of Shakespeare's Tragedy *Othello*

李正栓 (Li Zhengshuan) 朱慧敏 (Zhu Huimin)

内容摘要: 《奥赛罗》揭示了人类生活深层文化，展示了莎士比亚对人类伦理的思考，有不同于莎士比亚另外三部悲剧的教育效果。这部戏剧既继承了悲剧传统，又用其时代中的鲜活例证创新了悲剧的主题，表现了悲剧与伦理的深层关系。《奥赛罗》悲剧的形成原因与16世纪威尼斯的伦理环境密不可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看来，《奥赛罗》实则是在伦理混乱与伦理失序中产生的伦理悲剧。本文对《奥赛罗》悲剧成因进行深入挖掘，以文本为例证，发现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对《奥赛罗》悲剧的形成起到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 《奥赛罗》；文学伦理学批评；悲剧成因；伦理价值；伦理秩序

作者简介: 李正栓，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文学翻译与批评等；朱慧敏，河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文学翻译。本文为河北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的《奥赛罗》伦理思想研究”【项目批号：CXZZSS2022036】和河北师范大学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创新创业竞赛资助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和数字人文视域下的莎士比亚悲剧的伦理研究”【项目批号：BA2022319183128】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Ethical Causes of Shakespeare's Tragedy *Othello*

Abstract: *Othello* has an effect of education that differs from Shakespeare's three other tragedies, revealing the deep culture of human life and demonstrating Shakespeare's reflections on human ethics. It inherits the tragic tradition and innovates the theme of tragedy with vivid examples of that time, showing the deep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gedy and ethics. The reas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gedy *Othello* are inextricably linked to the ethical environment of Venice in the 16th centu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 fact, *Othello* is an ethical tragedy arising from ethical confusion and ethical disorder.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auses of Shakespeare's tragedy *Othello*, taking the text as an example, and finds that racial ethics and gender ethics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tragedy *Othello*.

Keywords: *Othell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cause of tragedy; ethical value; ethical order

Authors: Li Zhengshuan, Ph.D., is Professor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t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His area of research focuses mainly on literature in English Renaissanc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criticism (E-mail: zhengshuanli@126.com). **Zhu Huimin**, is MA Candidate in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t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24,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mainly on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E-mail: zhuhuimin1999@126.com).

引言

学界对《奥赛罗》的悲剧成因，众说纷纭，各有所长，主要有轻信说、性格说、自卑心理说、嫉妒心理说、种族歧视说等。伦理说属于弱势，伦理分析较为鲜见。新黑格尔派的代表安德鲁·塞西尔·布拉德利（Andrew Cecil Bradley）在《论莎士比亚悲剧》（*Shakespearean Tragedy: Lectures on Hamlet, Othello, King Lear, Macbeth* 1992）中以黑格尔思想为哲学基础，强调了道德秩序在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重要性。¹可见，伦理在《奥赛罗》中的作用大，具有研究价值。

莎士比亚戏剧“以伦理建构为主要目标”（刘茂生 44），教诲价值大，富有人文主义特征。如果仔细研读《奥赛罗》，读者会发现《奥赛罗》蕴藏着很强的伦理意识。《奥赛罗》悲剧形成的原因与16世纪威尼斯的伦理环境密不可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来看，《奥赛罗》实则是在伦理混乱与伦理失序中产生的伦理悲剧。本文主要对《奥赛罗》悲剧成因进行挖掘，分析《奥赛罗》中的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并结合戏剧情节，分析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对戏剧结局的影响。莎士比亚研究对我国文化建设、思想建设、文明建设和伦理道德建设具有推动作用、影响积极且巨大。通过对《奥赛罗》悲剧伦理原因的探析，我们能进一步展开伦理思想的研究，助力解决现实问题。显然，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启迪功能和教育意义。

一、众说纷纭的悲剧原因

多年来，学者们对《奥赛罗》悲剧的原因进行了探析，并且争议很大。贺祥麟等学者支持轻信说，认为角色行为是根本原因，是奥赛罗轻信小人的行为导致了悲剧，而非嫉妒等原因。²苗艳等学者将奥赛罗悲剧归因于人物性格，认为当时社会环境和奥赛罗本身的人生经历所造成的自卑性格导致了悲剧的发生。³曾瑞云、李倩梅等学者从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角度分析《奥赛罗》

1 See Andrew Cecil Bradley, *Shakespearean Tragedy: Lectures on Hamlet, Othello, King Lear, Macbeth*. New York: Macmillan Education, 1992) 23.

2 参见贺祥麟：“介绍一位莎士比亚的朋友——评方平《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外国文学研究》1（1985）：74-81。

3 参见苗艳：“自卑引发奥赛罗悲剧的性格因素”，《电影文学》3（2009）：140-141。

并进行归因。曾瑞云和李倩梅还将奥赛罗和中国影视剧中的“凤凰男”进行类比，认为正是因为奥赛罗的既自负又自卑的复杂心理引发了对副将凯西奥嫉妒和怨恨，最终对妻子采取极端行为，造成了悲剧。¹方凡等学者从后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解读和归因。方凡从后殖民的视角解读《奥赛罗》，将奥赛罗的自卑心理和悲剧结局归因于中心与边缘文化，将殖民与被殖民的两方进行鲜明对比，进一步展现作品中殖民主义的种族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剖析被殖民地人的自卑心理和挣扎行为，再现中心文化与边缘文化由平衡转向失衡的过程。²

以上观点和说法都正确，也能得到文本的支持，有合理性。轻信说虽然看到角色行为影响戏剧情节的发展，但对决定行为的人物性格和心理因素关注不足。性格说和心理说主张的性格和心理仅从奥赛罗个人出发，其实社会大环境对奥赛罗个人性格和心理造成的影响更大。种族歧视说从后殖民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出发，认为是种族歧视影响了奥赛罗的行为、性格和心理，将解读视角扩大到社会的范畴，但它尚未提及伦理对种族观念等方面的影响作用。伦理说虽鲜见，但有更大意义和价值，强调了伦理混乱和伦理失序的影响，从社会的宏观层面分析种族伦理混乱和性别伦理混乱造成的伦理失序，挖掘形成悲剧的伦理因素，揭示社会秩序的重要性，发出伦理道德警示。“读者在重构、阐释、判断文学世界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获得道德教益与伦理启迪，进而影响、改变和塑造其所在的现实世界”（尚必武 95），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中的伦理价值巨大。

“长久以来，文学批评过度强调文学形式而忽视了文学中的伦理”³（Tian Duan 574）。伦理值得关注，需要多加关注。文学伦理学批评“旨在从伦理学的角度研究文学叙事，阐释作家的伦理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反映、作品中人物行为的伦理本质，以及文学作品对社会风尚的道德训诫等”（徐思园 田俊武 108）。文学作品对读者进行道德启迪，富含伦理教诲作用。聂珍钊认为，伦理乃指导道德行为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⁴以此理论可察，种族差异引发的自卑和嫉妒心理及其衍生的个人行为是表层原因，伦理混乱导致的伦理失序才是深层原因。《奥赛罗》戏剧性很强：若奥赛罗对苔丝狄蒙娜下手再晚一点，或者爱米利娅早一点揭发他丈夫从她手中抢走她捡到的手帕去陷害凯西奥这一真相，这起“手绢门”也不会以悲剧作为告终。深入分析其中的伦理，就会发现，该剧成为悲剧是必然的。文学是“伦理道德的产物”，是“伦理道德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独特呈现”，是“伦理的艺术”（Yang 270）。《奥赛罗》主要蕴含着两种伦理：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该剧主要围绕着这两种

1 参见 曾瑞云 李倩梅：“城市里的外乡人：奥赛罗与中国电视剧中的‘凤凰男’”，《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S2（2018）：126-128。

2 参见 方凡：“《奥赛罗》悲剧与后殖民解读”，《求索》，12（2005）：179-181。

3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

4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54页。

伦理及其伦理秩序的变化而推动情节的发展，导致悲剧结局）。

二、对种族伦理的挑战

聂珍钊指出，身份即标识，身份与责任和义务要对应。¹《奥赛罗》的种族伦理可谓是经典。古往今来，众人对莎士比亚在《奥赛罗》中所展现的种族观念和性别观念进行了激烈的讨论。²在种族伦理的影响下，当时社会普遍对黑人持歧视态度。伊阿古屡屡在言语中透露出他对奥赛罗的歧视。在第一幕第一场，伊阿古十分埋怨奥赛罗，表示自己“只在这位黑将军的麾下充一名旗官”（390）³，他还在大街上朝勃拉班修家高喊“一头老黑羊在跟您的母白羊交尾”（391）。这是很难听的话，把男女结合说成是非人类间的交媾。伊阿古认为屈居于一个黑人之下是白人的耻辱，认为白人女子与一个黑人男子结婚只是动物性交尾，是非人行为。这是典型的白人至上的伦理。伊阿古和勃拉班修是这种种族伦理的典型的代表。虽然奥赛罗贵为将军，为威尼斯做出重大贡献并且是伊阿古的上司，伊阿古仍对奥赛罗抱有种族伦理偏见和敌意，始终强调他“黑”，将奥赛罗的异族身份放在首位，蔑称他为“老黑羊”、“黑将军”，并恶语中伤，说“让您的女儿给一头黑马骑了，替您生下一些马子马孙，攀一些马亲马眷”（392）。这可不是希腊神话的叙事，而是极其恶毒的中伤。此语境描述的是动物间的交配，其中的“马”有贬损的意味。对于奥赛罗来说，这是非人的中伤。只有伊阿古这种恶毒的人才能想象出马与人交配的意象。伊阿古将奥赛罗比喻为被驯化的畜生，使之非人格化，置他于从属地位，突显了种族伦理。他暗讽二人的婚姻“破坏了礼仪和血统的自然秩序”（胡鹏 91）。他是在说，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的结合破坏了白人尊贵、黑人低劣的逻辑和伦理，糟蹋了正常秩序。勃拉班修控诉奥赛罗时，屡屡称奥赛罗用“魔术”引诱，用“妖法”蛊惑，用“邪恶的符咒”欺诱天真无邪的苔丝狄蒙娜，将奥赛罗同“邪恶”联系起来，强调奥赛罗的异族身份，用种族伦理施压，对立“黑”与“白”，力图严惩奥赛罗。

奥赛罗与苔丝狄蒙娜虽然最终成婚，但其结合有一定的特殊性。其一是，苔丝狄蒙娜是因为经常听被父亲邀请到家中的奥赛罗讲战斗故事而主动产生爱慕之心，并非完全是奥赛罗对她诱惑，在她父亲“引狼入室”时，她是主动产生爱慕之情的一方。其二是，威尼斯当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正与土耳其交战，因此，国家需要奥赛罗这样的军事人才为之效力。公爵和元老院表示，在土耳其进攻塞浦路斯岛这一紧急军情下，派奥赛罗镇守才是明智之举，只有派他去“才可以万无一失”（第一幕第三场）（403），连伊阿古

1 参见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63页。

2 See Gary Taylor, et al, eds., *The New Oxford Shakespe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3 本文有关《奥赛罗》的引文均来自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 悲剧卷 上》，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也认为“没有第二个人有像他那样的才能可以担当这一个重任”（第一幕第一场）（393）。正是因为威尼斯高层有求于军事才能傲人的奥赛罗，奥赛罗才能被允许与苔丝狄蒙娜成婚。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危让白人贵族们暂时放下种族歧视，允许苔丝狄蒙娜与奥赛罗成婚。在某种程度上，统治阶层以个别女子换国家安宁，这与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之间和亲是一个道理。虽然以苔丝狄蒙娜和凯西奥为代表的一小部分人对黑人是不歧视的，这场异族通婚得以在表面上被白人上层承认，但异族通婚仍被视为不同种族之间的“杂交”，这是奥赛罗婚姻的不稳定因素，是隐患，也是矛盾与冲突的伦理根源，是伊阿古能成功挑唆奥赛罗的根本原因。

奥赛罗虽然是黑人，但其自身也受到白人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种族意识根植于他的思想中，这导致他对自身黑人身份的不认同和排斥。显然，奥赛罗的猜忌并非只是听信谗言，其根源在于他对自己伦理身份的不确定。《奥赛罗》中多处表现了奥赛罗对自己黑人身份的不认同、不自信和他深植于心的种族观念。虽然他为自己营造了有益于自己的“利黑”舆论导向，屡屡强调自己的贵族出身和出色的才能，这本身就是外强中干，试图通过舆论重塑伦理身份，说自己祖先高贵，有资格骄傲（第一幕第二场）（395），他还说苔丝狄蒙娜慧眼识他（第三幕第三场）（438），但事实上，他越是着力强调自己的贵族血统和才能优势，越是暴露出他对自身种族伦理身份的自我否定，暴露他的自卑心理。他实则十分在乎种族差异，认同白人社会强加于黑人的种族伦理。徐彬认为，“以奥赛罗为代表的非洲人（或非裔黑人）为融入欧洲白人社会而与自己的种族和出生地断绝联系，这意味着进入种族隔离、种族歧视与迫害的‘隔都’”（87）。他想挤进白人社会是自断其根，自己疏离，加入种族隔离社会，是自毁。奥赛罗意志不坚定，不敌种族伦理，终究只能顺从于种族等级藩篱下的伦理，受其桎梏。在当时的种族伦理秩序中，异族不能通婚。正是种族伦理影响下形成的种族伦理秩序给奥赛罗造成了伦理困境，到底是为了坚持和苔丝狄蒙娜的恋情而违背伦理秩序，还是牺牲爱情而维护伦理呢？奥赛罗在考虑利益和风险后，选择继续坚持和苔丝狄蒙娜的恋情。他碍于种族伦理秩序，只能以私定终身的方式与身为元老女儿的苔丝狄蒙娜秘密结婚，不敢正大光明地提出求婚，不敢公然地大肆对抗种族伦理，或许他内心也知道，若他正式地公开求婚，很可能被拒绝。他甚至认为苔丝狄蒙娜“染上污垢”（第三幕第三场 444），因他而变黑了。

正是因为种族伦理认知，奥赛罗内心深处是不自信的。他有了种族自卑的情绪，无法认同黑人的伦理身份，无意中制造了自己和凯西奥以及自己和苔丝狄蒙娜之间的隔阂。种族伦理观念使奥赛罗丧失了理智，他被自卑、嫉妒和狂怒冲昏了头脑，无法冷静地分析现状，混淆了谎言和事实。奥赛罗知道白人对他的成见颇深，所以轻信了伊阿古所虚构的凯西奥的梦话。即使凯西奥曾在苔丝狄蒙娜抱怨奥赛罗时帮他辩护，但奥赛罗仍理所当然地认为，

作为白人的凯西奥会潜在地在睡梦中说出歧视他黑人伦理身份的言语。一从伊阿古口中听闻苔丝狄蒙娜出轨的流言，自卑的奥赛罗便潜意识地将苔丝狄蒙娜不贞的行为归因于自己的黑皮肤，认为她后悔嫁给一个异族人。奥赛罗臣服于威尼斯白人社会，精神上接受了种族伦理。奥赛罗将其与苔丝狄蒙娜的婚姻视为获得白人社会认可的捷径也正是奥赛罗接受白人种族伦理观念的体现之一。正是因为种族伦理下的自卑引发的愤怒，使得奥赛罗如此轻易地中了伊阿古的圈套，听信伊阿古诽谤，怒杀了自己的妻子。

三、性别伦理的“破”与“守”

《奥赛罗》突出反映了性别伦理，女性仍无法完全挣脱性别等级藩篱。威尼斯公国是传统社会，采用父系制。在当时的威尼斯，女性被物化，不是属于父亲就是属于丈夫，始终是被支配的一方。

在当时的威尼斯社会，性别伦理下的亲子关系分明，等级井然。“家庭是最基层、最古老的组织形式和伦理关系，又是人类最真实、最直接的伦理实体”（袁小明 54）。所以，当苔丝狄蒙娜和奥赛罗私奔时，勃拉班修起初坚定地认为是奥赛罗诱拐了自己的女儿，罪责全在于奥赛罗。勃拉班修之所以对女儿与奥赛罗私定终身一事如此愤怒，不仅仅是因为苔丝狄蒙娜与奥赛罗婚姻会对自己社会地位与前途发展的有消极影响而忧愁，还因为女儿挑战了父权制社会下父亲的权威，男性的社会地位受到了威胁。当他得知自己女儿是自愿私奔时，他的愤怒到达了最高峰，因女儿违背性别伦理，不听从父亲安排而震怒，选择与之断绝关系，以此捍卫自己的男性权威和地位。勃拉班修将苔丝狄蒙娜当作是自己的所有物，认为其私人物品被奥赛罗玷污。若非顾及到国家的利益与公爵和其他元老们的权威，勃拉班修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也试图通过责骂女儿，挑拨女儿和奥赛罗之间的关系等方式来将她“引回正道”，恢复性别伦理，修补女儿私奔造成的伦理裂痕。显然，勃拉班修做出的这些努力都付之东流。

“作者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对虚构人物、写作素材进行道德判断”（徐明莺 李正财 127）。可以看出，《奥赛罗》中的苔丝狄蒙娜彰显了女性之美。她善良、优雅、漂亮，备受称赞。但正是这样一位典型的美丽女性，突破了父权制社会的等级观念，并不事事盲目顺从于父亲，倡导了进步的女性价值观。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读者挖掘文本中的历史语境和伦理语境，重新发现值得当代人重温的历史价值。¹ 苔丝狄蒙娜的私奔着实是逆行，违背父命，有悖常理，不合性别伦理中的亲子伦理道德。她挑战了男性的权威，敢于为自己未来的幸福发声，拒绝了父亲的安排，与奥赛罗私奔，这在当时可谓“离经叛道”。在当时父权制伦理秩序井然的威尼斯社会，苔丝狄蒙娜

1 See Charles Ross, "A Conceptual Map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 Interview with Nie Zhenzhao."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1 (2015): 10.

的私奔引起了性别伦理中亲子关系上的伦理失序。苔丝狄蒙娜颠覆传统，不囿于种族伦理，打破世俗成规，且不惜违背性别伦理，欺骗父亲，逃离家庭，与奥赛罗成婚，有其社会进步性。“从伦理角度看，苔丝狄蒙娜最终的死亡也是对她挑战伦理禁忌的惩罚”（李正栓 关宁 96）。苔丝狄蒙娜在亲子关系上的“惊世骇俗”进一步加深了性别伦理的失序状态，成为了父权制社会违反性别伦理中的“他者”。伦理失序之下，夫妻间的忠诚与信任难以维系。并且，女性的自我意识被性别伦理压制，难逃悲惨结局。

奥赛罗有着根深蒂固的性别等级观念，固守性别伦理。正因如此，勃拉班修警告奥赛罗苔丝狄蒙娜会像背叛父亲一样背叛他，表示“她也会把你欺骗”（第一幕第三场）（405）、伊阿古暗示苔丝狄蒙娜欺骗自己的丈夫，假意“提醒”奥赛罗“留心观察”（第三幕第三场）（438）这样的两处话语才会起到离间夫妻的作用。伊阿古的这一招是灵验的，因为奥赛罗本身的性别伦理使他相信了伊阿古的话。如果奥赛罗没有这种观念，伊阿古的话是不能起到任何作用的。所以，这场悲剧中，奥赛罗自身性别伦理观念是内因，对悲剧起着催生作用。奥赛罗盲目轻信伊阿古的谗言，发挥想象，将苔丝狄蒙娜违背父亲的性别伦理破坏进一步发散，延伸至背叛丈夫的性别伦理，不相信苔丝狄蒙娜的坚贞，怀疑苔丝狄蒙娜会打破禁忌，红杏出墙，挑战丈夫的权威，再次违背性别伦理。也正是因为，在当时性别伦理的影响下，男女地位不平等，奥赛罗才模棱两可地试探、嘲讽、责骂苔丝狄蒙娜，拒绝以平等的态度和苔丝狄蒙娜沟通，不开诚布公地梳理事件线索，无法早点查明真相。这既是作为黑人的“他者”的自卑的仰视，也是作为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对女性“他者”的自大的俯视。同时，苔丝狄蒙娜也做出了较为符合当时女性伦理身份的伦理选择，她面对丈夫的质疑却没解释，只是归因于自己，认为是自己或许有不当言行惹得奥赛罗怀疑，错失了解开误会的大好时机。如果苔丝狄蒙娜有反抗男性至上的思想据理力争并勇敢斗争，或许会有别样的结果。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苔丝狄蒙娜的宿命论——即一个悲剧常有的元素，认为女性就该听从命运安排。聂珍钊认为，“伦理选择中的情感在特定环境或语境中受到理性的约束，使之符合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250）。奥赛罗掩饰自己的兽性因子，以“避免其他男性也同他一样受害”为借口，采用所谓的正义和理性的姿态和伦理身份来维护性别伦理，捍卫男性的主导地位 and 既得利益，通过惩罚苔丝狄蒙娜来实现自己的私欲。因此，两人的爱情最终功亏一篑，以悲剧作结。理性意识自始至终都在伦理选择中发挥作用。理性意识的缺乏会使人“习惯于将身份的确认托付给他者，而不是依靠自身力量去主动建构自己的身份”（任洁 85）。显然，此时的奥赛罗缺乏理性意识，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酿成了悲剧。他还以为自己代表男性判处了背叛男性的女性，殊不知他杀害了信赖、听从男性的忠贞妇女。这是绝妙的反讽。“人性虽然会被兽性干扰，但最终受制于既定的伦理法则”（石雅楠 156）。最终，

奥赛罗得知真相，他的悲剧性自刎是他对自己错杀苔丝狄蒙娜的行为做出的忏悔，也是奥赛罗善的伦理选择的表达。

结语

《奥赛罗》突出反映了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对戏剧结局的影响。“禁忌是古代人类伦理秩序形成的基础，也是伦理秩序的保障”（聂珍钊 261）。在伦理混乱与伦理失序之下，理性和禁忌缺位会使戏剧最终以悲剧结尾。苔丝狄蒙娜和奥赛罗的结合突破了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超前于文艺复兴时期父权制社会下的伦理，门不当，户不对，其行为引起了伦理混乱，致使伦理失序，最终导致了这场婚姻的悲剧。从伦理的角度来看，苔丝狄蒙娜和奥赛罗的结合确实有违种族伦理和性别伦理，破坏了伦理秩序，打乱了种族观念盛行的父权制社会中的等级关系，导致了最后以悲剧收场。当这段跨种族的恋情被公之于众，种族伦理被破坏，伦理秩序受到巨大挑战，白人利益受到威胁，势必会有人从中阻碍，以维护种族伦理秩序。在伦理的维护与破坏中，易酿成悲剧。莎士比亚虽然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文艺复兴的先进思想，然而我们发现，莎士比亚是个充满矛盾的作家，是个扫描社会犄角旮旯、洞察社会一切现象的作家，他对女性的描写也是含混的，有时对女性推崇备至，刻画出靠父母和丈夫的独立女性，甚至女扮男装、舌斗群儒的鲍西娅，有时却利用人物台词贬低女性，说什么女性水性杨花，有时通过人物塑造如此刻画女性，以苔丝狄蒙娜为例。他全面地、立体地展示了人类命运和社会现象。莎士比亚是个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此话令人信服，耐人寻味。

Works Cited

- 胡鹏：“摩尔人、改宗者与土耳其人：论《奥瑟罗》中的奥瑟罗”，《外语研究》5（2020）：89-95+112。
- [Hu Peng. “Moor, Convert and Turk: Othello in *Othello*.” *Foreign Languages Research* 5 (2020): 89-95+112.]
- 李正栓、关宁：“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女性形象研究”，《文学跨学科研究》5（2021）：89-98。
- [Li Zhengshuan and Guan Ning. “A Study of the Female Images in Shakespeare’s Four Tragedies from Perspective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5 (2021): 89-98.]
- 刘茂生：“英国戏剧叙事的伦理传统”，《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1（2022）：42-52+158。
- [Liu Maosheng. “The Ethical Traditions in British Drama Narration.” *Journal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1 (2022): 42-52+158.]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任洁：“论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中的身份困惑与伦理思考”，《当代外国文学》3（2020）：81-87。

[Ren Jie. “On the Confusion of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Thinking in Haruki Murakami’s *Norwegian Wood*.”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3 (2020): 81-87.]

尚必武：“文学世界建构的叙事方式与伦理价值传播”，《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6（2020）：95-102。

[Shang Biwu. “Narrative Ways of Literary World Making and Dissemination of Ethical Values.” *Journal of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 (2020): 95-102.]

石雅楠：“论《黑暗的势力》中尼基塔伦理选择的嬗变”，《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5（2021）：153-159。

[Shi Yanan. “On the Evolution of Nikita’s Ethical Selection in *The Power of Darkness*.”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5 (2021): 153-159.]

Tian Junwu and Duan Yingjie. “Criticism and Evaluation of Nie Zhenzhao’s Studie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tyle* 4 (2021): 573-588.

威廉·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 悲剧卷 上》，朱生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

[William Shakespear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Tragedies* (the first volume). translated by Zhu Shenghao. Nanjing: Yilin Publishing House, 1999.]

徐彬：“血祭、隔都、奥瑟罗——卡里尔·菲利普斯《血的本质》中欧洲种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表征”，《外国文学评论》1（2020）：80-93。

[Xu Bin. “Blood Libel, Ghetto and Othello: The Politico-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European Racism in Caryl Phillips’s *The Nature of Blood*.”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1 (2020): 80-93.]

徐思园 田俊武：“文学伦理学和数字人文视域下鲍勃·迪伦歌曲中的爱情伦理”，《外语教学》2（2021）：108-112。

[Xu Siyuan and Tian Junwu. “Love ethics of Bob Dylan’s songs in the contexts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digital humanities.”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2 (2021):108-112.]

徐明莺 李正财：“重构写作主体：艾丽丝·默多克的叙事伦理”，《外语与外语教学》3（2021）：121-129+151。

[Xu Mingying and Li Zhengcai. “Reconstructing Writing Subject: Iris Murdoch’s Narrative Ethics.” *Foreign Languages and Their Teaching* 3 (2021): 121-129+151.]

Yang Gexi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y Nie Zhenzhao (review).” *Style* 2 (2017): 270-275.

袁小明：“中产阶级家庭伦理构建——路易斯厄德里克小说研究”，《外国语文》6（2018）：53-58。

[Yuan Xiaoming. “Construction of Middle-class Family Ethic: Studies of Louise Erdrich’s Novels.”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6 (2018): 53-58.]